“你听到了吗？文竹，不要让这支笔锈了；你听到了吗？文竹，要珍惜和警醒，莫贪恋享受安逸。”

文竹的记忆

孙覆海

紫红色南泥盆里，一棵文竹永远旺旺势势，如一抹绿云，葳蕤在我记忆的天空。纵使岁月如水流逝，那娉婷的干，婀娜的枝，纤柔的叶，那阳光下的青翠连同那一个时刻的美好，依然绽放着恒久难磨的绚丽。

这是季春一个阳光明丽的上午，32年前的和风在肥大的泡桐树叶和细长的垂柳枝条间轻轻穿过，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月季与牛皮草杂糅而成的芬芳气味，两只衔泥筑巢的燕子，一前一后，在攀长着常青藤的窗前划过一道道生动的弧线。写字台上那棵我打复员便种下的文竹，与窗外景致共同编织出一幅怡人画图。伏案舒管的我，便是在这样一个安恬的春景中，将那些种地打粮、养猪饲鸭的广播稿，还有寻驴找牛的启事，销农药求化肥的广告，拿来横勾竖勒、增删编辑。由分秒积攒起来的日子，或者是日子中的分秒，就是在这样一种自然情态下悄然滑过。

突然，随着“笃笃”几下叩门声，走进来两位年轻军人——只看一眼那和文竹一个颜色的绿军装，心下便已是十分的亲切。握着手的时候，其中一位个头中等者自我介绍：“我是县武装部的王干事。”说着，又指一指另一位身材颀长、眉毛浓重者：“这位是军分区的新闻干事高建国。高干事打听你有了工作，就专程为了你的事跑了来。还不错，你正好在家。”

“专程为我的事跑了来？”我愣然地瞪大了眼睛，仔细打量着脸色白净、气质儒雅的高干事。从部队回地方，一年多来虽说对远处那座军营仍然梦牵魂绕，可与地方部队现役军人的联系，实在不曾有过。一边这样诧异地想着，一边拖来邻桌两把木椅，请两位在我的对面落座——中间隔着的，正是那盆绽绿吐翠的文竹，此刻倒真像她的名字那样，文文静静的，似乎也有心在倾听着我们的谈话。

“咱们说来是第一次谋面，但在报纸上却神交已久了。”高干事摘下帽子托在手上，看一看那翠绿的文竹，语调舒缓地说道：“去年听说你复员回了原籍，我就找分区和县武装部首长，想了些办法来帮你解决户口和工作问题，但前前后后折腾了一阵子，事情没弄好，也就没告诉你。”

“虽然不认不识，高干事为了你的事可是操了不少心呐，光县武装部的部长政委，就找了好多回哩。唉，你是咱们部队培养起来的，也为部队出过力，高干事生怕你一头扎农村里埋没了呵。”王干事说起话来，也和高干事一样斯斯文文。

高干事接着又道：“近来听说你到了广播站工作，我们都很高兴，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你毕竟是往前跨出了一大步嘛，没让黄土坷垃绊住腿。但又担心你在目前这样安逸的环境里，心思用在编写那些几乎千篇一律的广播稿上，时间久了会磨蚀掉锐气，让一支笔生了锈。”高干事说到这里停了停，脸色也较先前有些凝重：“奋斗到这步田地不容易，咱们一定要珍惜和警醒呵。”

溉润的甘泉，就是这样静静地流进了干渴的禾田。这位在若干年后成为我军高级将领的高干事说，这一回来，就是想和我见个面，好好聊一聊，提醒勿恋安逸，莫负春光，出来到一个更大的舞台上施展和磨炼自己，让手中的笔真正发挥作用。要是我没有什么异议的话，他将会马上向有关首长和领导建议……

高干事在木椅上坐的时间不超过半小时，说的话也不会比一篇广播稿更长，可从他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实实地往心窝上贴。说完了，水也没喝一口，就握别告辞。出了门，又回身拍拍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叮嘱：“记着，无论如何也别让这支笔生了锈呵！”

一切都是突如其来，我甚至连一句客套的话都没来得及说。可一阵煦风就这样掠过了千顷碧野。南泥盆里的文竹可以作证：这是一个纯真、感人、美好的时刻，这一时刻注定了要在我的生命中定格为永恒。只因为当兵时写了那么几个小稿子，一个素昧平生的人，便如此地关心着我，呵护着我，为了安排我的工作，操心劳神，一次又一次求上告下，而且在做着这些于当今之世被认为最难做的事情的时候，被帮助的我竟浑然不知，既无一豆之馈、一茶之酬，亦无一言一字之谢。倘若说人世间最宝贵的东西是真情，那么，此刻我便奢侈地拥有了它，我因此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的心灵在震撼，在激荡，像盛满了四海五湖之水，至真至纯的狂涛连天接地，奔涌不息……

心潮起伏中，我问那文竹：“你听到了吗？文竹，不要让这支笔锈了；你听到了吗？文竹，要珍惜和警醒，莫贪恋享受安逸。你听到了吗，青青的文竹？”对着文竹，我发下了誓愿，要让它做我的见证。我相信，它听懂了我的心声。

两个月后，我的工作有了一次大的调动。樊篱打开了口子，鸟儿便从笼中飞了出来。它栖入的是浩浩林莽，拍击的是清新的气流，翱翔的是广阔无垠的天空。由此，我一步步朝前走，虽然前行的路上也曾有过荆棘的阻挡，有过泥淖的羁留，但“别锈了笔”这一句嘱托，时时回响在耳际，对着文竹发过的誓愿，也从未有过忘记。尽管行步迟缓踉跄，跋涉总在不停地进行。

曾经，在地球的尽头，面对着皑皑白雪，我抚心自问：如果没有当年的高干事，而今如我者又会如何呢？我不敢想下去，因为脊梁沟好像有冷汗冒了出来。就和碳分子形成钻石一样，人的一生其实是由无数个偶然促成的。那一年，如果我的生命中缺少了那一次偶然，我想在我的精神园地里，榛棘定然盛于花果，秕莠也会多于谷麦。

我对朋友说，高干事是恩师，是仁兄，是益友，虽说仅晤一面再未相见，却是让我能一窥万仞宫墙之美的人。朋友说，遑论一窥万仞宫墙之美，勿言什么登堂入室，能帮你打开那道门扇的，这就是贵人！

卓越生活

欧 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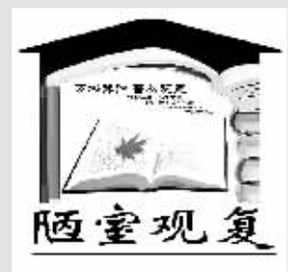
曾经听到过有人认为冯小刚导演文化水平不高，我认为他们是嫉妒，不能同意这样的随意评价。在我心中冯导很好，除了他把葛优整到北海道去戏弄神父之外。这是因为我相信宗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必须尊敬的精神生活，尽管我不信教。在这些不影响吃喝的迷思之外，拥挤在地铁里移动的我其实对各色各样的成功人士了解极少，虽然有勤劳的媒体人员日夜不停地对他们说东道西。

新近看到冯导演说起自己的高尔夫生活，才从缝里瞥见一丝令人向往的高雅生活，让人羡慕。基于纯文字的知识，以前一直以为高尔夫是一些华尔街大亨私密交换信息的场所，原来这是非常片面的认识，冯老师以亲身体会证明“高尔夫是一项高高在上的运动……是成功人士给自己的奖励。”想来应该是一种富含品位的生活。他所指的成功人士应该是有钱人，据他说，年入百万的人也不可能像他那样消费高尔夫球，比较起来，高尔夫更像是一所收费不菲的文明高雅学校。

导演的讲述和他的电影一样吸引人，诱惑着我联想到卓越的生活品质，有点像狄更斯笔下的小匹普，见识到贵族高雅的举止，绅士生活的理想油然而生，鞭策着木讷的我也想跻身成功人士。看到镜子里的白发，一闪念的理想很快就转化成了懊恼——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呢，只好去找寻不同的生活态度来慰藉已经焦虑的心灵。据说后现代主义热衷于否定现代的东西，不仅是思想，也包括生活态度，是一种现在很潮的学说，不如顺手拿来做一回铠甲以护卫心情。根据他们的理论，在头痛医头、脚疼治脚的“现代”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时候，人们必须意识到自然不是基于物化享乐被统治和征服的对象，而是内在地与人类和谐共生的朋友，是有生命的家人。当然，这个人们应该亲近而不是疏离的“家人”是所有人的，而不是个别人的，后现代世界中心的头头大卫·格里芬就说：“我们必须轻轻地走过这个世界，仅仅使用我们必须使用的东西，为我们的邻居和后代保持生态的平衡。”

如果选择这样的观点，界定在少数人范围的高尔夫真就不应该是年轻人被鞭策着追求的东西，作为一种耗费大量资源却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品质生活”，可能会在永远也玩不起的大众中留存想往之外，还会有不安，进一步还可以推断其不是，比如高毒的除草剂和杀虫药留下的环境破坏什么的。格里芬们算起来可以称为成功人士，但不知道是不是有钱人，就其观点看起来不太像有钱人，要是有钱人没有高高在上的卓越生活，几十年的辛苦岂不是白干了？至少可以这样理解，身价和地位，或者说有钱人和非有钱人是必须有差别化的生活享受的，在这个前提下，大众谈论限制享乐的生活免不了渗出阿Q的味道。当然，人们也不必一定要有个清高的样子，姑且把这些看作两类人的不同意见好了。



总体而言，关于生活人们共识的地方还是占主流的，其他不说，就说生活享受吧。有则故事说一个胸怀积极生活态度的勤劳人士，看见一流浪汉躺在海边禁不住劝诫起来，告知应该去勤奋工作，然后挣很多钱，“然后呢？”流浪汉问，然后在海边买大别墅，“然后呢？”流浪汉接着问，然后就可以躺在沙滩上享受阳光。流浪汉环视一下自己身体所处的场所，告之现在自己就在沙滩上享受阳光。这是一则笑话，另一层可笑的是，当勤奋的人和懒惰的人都贪念物化享乐的时候，不知道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应该知道，很多今天看起来高雅、卓越的生活方式不是有钱人的发明，更大程度上是那些低看物化享受的人带来的，比如以磨镜片为生的斯宾诺莎和教书一生都未发财的孔子。实事求是地说，物化享受和精神生活不是对立的，但是，假如人都只关心自己或者是小范围的品质生活，没有那些闲来无事操心群类、思虑抽象的“人”生处境的家伙们，估计高尔夫仍旧是顽童在荒野的草地上玩儿石头，哪里有什么“高雅”可言。

对『非职业写作』的坚守

唐宝民

法国思想家、文学家卢梭早年曾经有过一段苦难的流浪岁月，为了生存，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但这种情况在他成为作家之后得到了改变，随着新作不断出版，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他也因此有了源源不断的稳定收入。卢梭早年为了生存，曾做过替人家抄写乐谱赚钱的工作。可是，在读卢梭的自传《忏悔录》时，我注意到，虽然卢梭后来成了著名作家，稿费收入完全可以让自己过上富足的生活，他却并没有放弃替别人抄写乐谱赚钱这份工作，比如，1756年，时年44的卢梭来到乡下，住到了一个叫做“退隐庐”的房舍里，开始安心写作。但他并不是专职写作，而是把一天的时间分成两半，上午替人抄乐谱，下午才用来写作。

卢梭为什么不把所有时间全部用来写作呢？在《忏悔录》第九章里，卢梭给出了答案：“我完全可以去写作，而用不着去抄乐谱，按照我已有的、并自觉有能力维持下去的那种势头，会让我过上一种富裕、甚至奢华的生活，只要我稍许愿意把作家的手腕同出好书的努力结合起来就行了。但我深知，写作必须要吃饭，但绝不能为吃饭而写作，不然我的天赋和才情马上会被淹没。我的才情不在笔端而在心间，完全是以一种高瞻而豪迈的思维方式产生的，也只有这种思维方式才能使我的才情永不枯竭。我一向认为，作家这个身份只有在，也只能是在它不是一种谋生的职业时才会是卓绝的、可尊可敬的。当一个人只为生存而思索时，那他的思想便会保守僵化。”原来，卢梭之所以在成为著名作家后继续当乐谱抄写员，就是为了不使自己的写作功利化、金钱化，不让自己的写作行为受金钱的奴役，从而在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状态下进行创作，以此来保证自己作品的质量。

卢梭的这种坚守，在中国青年作家王开岭身上得到了继承，王开岭是一位出版了多部著作的著名作家，按理说，他完全有能力做一个靠稿费和版税生活的专业作家，可王开岭并没有这样做，他一直没有放弃工作，只把写作当成一种业余生活。为什么呢？原因和卢梭一样，也是为了保有创作的纯度，不想为面包写作。他说：“媒体是我的职业，写作是我的生活。人和人的差异即在于业余，我曾说，真正的好东西你一定要把它留给业余。千万不要当什么专业作家或职业写手，他们要么服务体制，要么服务市场，离文坛很近，离文学很远。”

作家的创作目的各不相同，我们当然不能说为金钱和物质写作就没有价值，但相比之下，卢梭和王开岭的坚守则更让我们感动，因为他们是在为心灵写作，他们的写作，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信仰，他们只服从内心的召唤，这样的写作方式，会为我们贡献出更多纯净的精神财富。特别是在当下这样一个喧嚣浮躁的功利化时代，在汹涌的物质大潮冲击下，依然能坚守这样的写作信念，则更加难能可贵。正因为拥有这种著书不为稻粱谋的心态，他们的写作才拥有了更多自由和开放的维度，使我们在阅读他们的作品之时，能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这样的写作，是用文字守望着终极信念；是在一个虚无主义的沙漠中守护着美与良心！

人的能力就像冰山，永远只有十分之一露出海面。 赵春青 画

油漆工

陈苑辉

人在他乡 打工文学撷英 28

电视里、报纸上开始播放或刊登关于国庆假期的种种现象，总结起来无非是人多、车堵、景毁之类的报道。举国欢庆的假期，我却伏在一张家具上干活。

一百多平方米的空间，借着并不特别明亮的灯光，给家具穿上一层又一层特别的衣裳以掩盖粗劣的样貌，是我的本职工作。这是一个小作坊，六七个工人，安装的活一般请的是干过木匠的临时工，所以工人数是变换不定的。没有厂牌，没有五险一金，老板是一个矮而虚胖的本地人，据说他年轻的时候开过很大的家具厂，但不知何种原因，竟把生意越做越小，最终沦为一个小作坊。我没有问，因为我不善言辞。

领班是四十开外的泉哥，捎上我这个不善言辞的家伙一起干活，他是颇为无奈的。当他们几个人可以开开玩笑、调节气氛的时候，我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工作，玩笑于我而言，似乎是水与火的关系。涂油漆工作本身就枯燥乏味，偶尔兴致来时，他极想激发一下我平静的语言湖面，哪怕是起些小涟漪，也会令其欣慰的。可他失望了，问一句答一句的情形如同一块冷冷的冰，逐渐冻僵了他交谈的兴趣。久而久之，可能暗中助长了他的坏脾气。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我一边干活一边想些乱七八糟的事，竟然没有听清他说了几遍的话。于是泉哥谩骂道，耳朵聋了是不是？反应怎么那么迟钝呢？他骂骂咧咧地夺过我手中的刷子，在家具上快速地刷来刷去，扫来的愤怒余光令我有些毛骨悚然。从他并非友好的语气、神态和动作中，我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因为走神，漆油刷得不均匀，有浓有淡，已经影响了家具的高雅、昂贵。我得承认他是非常敬业的，所以只能大气不敢出地、傻傻地待在一旁受训。

说实话，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油漆工。一棵棵高大挺拔散发着馨香的树木，是怎样在斧子的刀锋中应声倒下，我并不在现场。我也不清楚光鲜的树叶、树皮是怎样被人类残忍地剥离出去，我所看到的只是裁断、削刨成一截截或长或短或厚或薄的配件。那些配件细分为胳膊、腿、靠背、底板等，临时请来的师傅依照规格，安装成一件件家具的模型。然后，模型历经几道工序——打磨、刷油漆、涂聚氨酯等，最后才被美其名曰红木家具或太子凳、富贵椅等，光亮着高贵的身子，给老板的店铺撑起荣光、地位和傲气。模型向家具演变的工序，就是由我们这些工人完成的。

国庆之前，我已掌握了做家具的流程和技艺，而打磨技术成了摆在我面前一道很难逾越的命题。唧——唧——唧，呜——呜——呜，打磨的声音从三楼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散发出来，空中弥漫着无数细小的粉末，灰蒙蒙的。我戴着口罩，头发上、眉毛上、眼睫毛上、耳朵上、身上、梦想里都落满了粉末。初次练习打磨，手磨机总是不听使唤，有几次精神恍惚的我差点磨到了自己的大腿。尽管磨得腰酸腿疼，可是效果仍然不佳。侧眼看，家具的表面波浪般凹凸不平，一览无遗，这无疑是家具的大忌，我赶紧重新加工，唧——唧——唧，呜——呜——呜。尽管我做得那么认真，可是老板依然明察秋毫，说我实在缺乏打磨的天赋，遂令泉哥亲自上阵。

于是，我还是只干油漆活。漆油是一种化学混合物，油漆时会粘进人的手掌。现在南方的天气尚可，我的双手还没有被寒风撕开沟痕。过些天，气温下降了，手掌上就会裂出一条条纹路，用水清洗时，每一次都像历经烈火的焚烧。

回想这几年，进过工厂，干过园艺工作，然后又进入这间小作坊从事油漆工作，这偌大的城市像迷宫一样，我始终无法通向一条宽敞、明亮的大道。有时下班吃完晚饭，我抓住一点空隙，走出小作坊，穿过几条巷子，来到一片工业区门口。这个时候，厂门像道闸泄洪一样打开，鱼群般汹涌而出的工友摩肩接踵，一色的浅蓝色工服混合成一片汪洋大海，分不清谁的身影靠着谁的背影，只见一张张或年轻或沧桑的脸，偶一低垂，像洑水的鸭子抬头呼吸一下，又在昏黄的路灯下匿藏不见。驻足观望，一股巨大的浪潮澎湃而来，我的力量竟如此弱小，如决堤中的一尾水草，瞬间被汹涌的人流淹没、覆盖，踪迹难觅。

10月4日晚上九点下班后，我一个人来到了灯光夜市，从地摊上买回了一张城市地图。小心翼翼地触摸着地图的纹路，我似乎摸到了梦想的羽翼以及曾经的阵阵悸动。

花非花

杨东彪

如爱的咒语
字字蕴藏着金色的光
试图召唤
冬眠在角落的爱情

神是否已知
时空在幽暗中游离时
温暖
让爱毫不迟疑地发愿
皈依

故乡藕事

曹春雷

傍晚，在临近的公园散步，看到原本荷叶田田的池塘，如今已是残荷一池了，“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残荷听雨声”，不过这时天没阴，晚霞灿烂，霞光映照下，残荷呈现出别样的美。

我家曾养过藕。那年村里家家户户都挖藕池养藕，我家也挖了两口池塘。是我和娘挖的。那时爹已去世两年了。挖完时，我的手磨出来了血泡，针扎般地疼。

养藕最辛苦的，是扒藕。秋末霜降以后，就可以将藕扒出来卖了。这时已是草木萧瑟，天有些冷了。娘下藕池时，一定要先喝上两口酒，让身子热乎起来，如不这样，会得关节炎的。我在池边负责拾藕。娘不让我下藕池，说我小，身体不经冻。

娘用脚在泥水里慢慢探，踩到长条的硬硬的东西，就俯身下去，用手前后左右探一下，确定以后，再将浮泥扒开，拽着藕慢慢往上拔。不能拔断了，因为泥水会从断裂处灌进去，很难清洗。有的藕结结实实地卧在泥里，娘不能整个地拔出来，就掰断，一节一节拔出来。

每次娘从池塘里出来后，都会打哆嗦。我赶紧在池边生起火来，让她烤火。

我也曾下池扒过藕。养藕第二年的秋末，到了扒藕的时候，娘的腿却不小心划伤了，医生叮嘱说不能接触冷水。看着满池子待扒的藕，娘很着急。但她坚决不允许我下池，说我要是冻出毛病来，是一辈子的事。

娘要付钱找人扒，对我来说，那是很大一笔钱。娘辛辛苦苦养藕，是挣钱供我上学的。我想自己挖。但娘是坚决不同意的。

那天是周末，娘在邻居家帮忙絮棉被，我偷偷推了小车，背着书包，去了自家的藕池。书包里装着小半瓶酒。当时天阴着，很冷，风呜呜的，路上的行人都穿了厚衣服。

在池边，我脱了鞋，挽起裤腿来，然后拿出酒瓶喝了一口，那是我第一次喝酒，酒真辣，辣得我张开嘴直哈气。忍着辣，憋住气，我又喝了两口，肚子里火辣辣的，身上热乎乎的。于是，下池——那年，我十一岁。

扒完藕，从池子里上来后，我摇摇晃晃站不稳了，脚好像没了知觉。我赶紧找一些干柴，从兜里摸出提前准备好的火柴点燃，烤火，很长时间后，身体才有了些暖意。

将藕推回家后，娘又心疼又生气，流着泪，责备了我很长时间。但我内心里，却是高兴的。

如今在异乡的城市，我特别喜欢吃藕，每次吃藕，就会想起那些和藕有关的往事来，就会想念故乡，想念娘。

资讯快递

《国学墨韵》赠书仪式暨书法作品展在京举行

本报讯 近日，“国学墨韵——魏传忠书国学名句作品选”丛书赠书仪式暨书法作品展在北京举行。赠书仪式上，魏传忠分别向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海源阁图书馆及部分高校图书馆捐赠了丛书。

本套丛书由我国当代国学大师饶宗颐题写书名并作序，人民美术出版社、雅昌文化集团出版印刷。“传播国学文化，彰显东方墨韵”是“国学墨韵”丛书的主题，该丛书依照“经史子集”分类法，分为“四书五经卷”、“二十五史卷”、“诸子百家卷”和“诗词歌赋卷”。4个分册各收入书法作品50幅，每一幅作品都附有原文、出处、释文和英文对照。

魏传忠的书法以颜柳楷书为基、二王为本，精研张旭、怀素、米芾、王铎、于右任等名家先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神韵通达、气势宏博、俊雅古拙”的草书艺术。

（周倩）

星理财、理想音乐节发布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近日“星理财文化项目启动仪式暨理想音乐节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理想音乐节由音乐人解晓东发起创立，是新旅游休闲时代、音乐文化创意产业混合缔造的一项音乐旅游时尚新品，得到“长江聚银”旗下的互联网金融平台“星理财”的支持协助。“星理财”“理想音乐节”都将全面贯彻“星文艺、星青年”的合作共赢理念，把关爱的目光投注在青年和大学生身上。将从各自赢利中拿出部分资金捐赠青年先锋专项基金，用于帮助在校大学生完成学业、创意创新创业等活动，为在校大学生的助学贷款、创业投资等提供帮助。

本次活动由武汉长江聚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机构主办。发布会上，孙楠、黑豹乐队、谭维维等音乐明星代表理想音乐节为“星理财”“理想音乐节”的合作加油、鼓劲。

（曹喜娃）